

A photograph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 styled in a bun, wearing a bright yellow long-sleeved shirt with a white button at the collar. S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side with a gentle smile.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focus green, suggesting an outdoor setting. The overall lighting is warm and golden.

走出心狱

● 话说女人 ●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关志豪 主编

内容提示

本书的文章均是写妇女如何挣脱旧的传统观念的种种束缚，走出“心的牢笼”的。近百篇小文，集百家之言，涉及面广，观点新颖，妙论迭出，章法活泼，文笔洒脱，不拘一格，色彩纷呈；不仅对女性读者大有裨益，男性读者也可从中得到新的启示。

《话说女人》丛书总序

为了给这套丛书取名，发生了这样的议论：叫“妇女问题”丛书，叫“话说女性”也行，总之，要回避“女人”这两个字，似乎一说女人，就有“不正经”之嫌，就难登大雅之堂。其实，这纯属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偏见。

鲁迅说：“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此话可谓入木三分。他们的“不作兴谈”是假，“喜欢谈到”却是真的。

古儒们“谈到”什么呢？或许是斥“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或许是颂“三从四德”、贞妇烈女，或许是痛骂女人为“祸水”，或许是“论证”缠足之妙、之必须，等等。

近儒们和遗老也是不主张谈女人的，但似乎也没少谈过，如一提“维持风化”就斥责女人的堕落，说到淫、荡、奸总是把它们与女人连在一起，等等。

世有女人，则关于女人的话题不绝，人们至今犹在谈着。

革命家、思想家谈女人的解放、女人的地位，芸芸众生议论女人的悲欢、家长里短：所谈品位有高下，所议对象则一。

为什么“女人”常被作为一个专门的话题呢？当人们谈到男人的时候说“人”，当人们谈到女人的时候则特别指明“女人”。女人非人，是弱者，有时甚至只被“看作一种……动物”（鲁迅语）。女人于是受到格外关注：或蔑视，或怜悯，或当作宝贝，或视为玩物，这都是谈资。

今天，我们要实行彻底的男女平等。就我们的历史看，男女确实从未有现在这样平等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还有必要专门“话说女人”吗？

是的，从某种原则上说，男女都一样；然而从实际看，男女毕竟还有“不一样”之处。女人因性别特点而与社会、与环境的冲突，女人在择业、从政方面的特殊际遇，女人在婚恋、家庭生活方面的特殊甘苦，女人因袭的长远的重负，女人地位变化导致的新的男女心理的失衡……所有这些，似乎无不涉及妇女的解放，这在今天仍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有些话题虽然从表面看是老的，但在新时期却增添了新的内容，不断变幻着色彩。

这，就是我们所以萌动编辑一套《话说女人》丛书的想法之缘由。

本丛书辑录百家之言，涉及妇女生活的诸多方面，它将为读者从一个个新的角度，打开一扇扇认识新时代女性的窗口。

《话说女人》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六月·北京

目 录

1. 女人写自己与男人写女人	(1)
2. 当代女作家的笔下	(3)
3. 女性独徘徊	(6)
4. 走出心的牢笼	(10)
5. 从阮玲玉到刘晓庆	(13)
6. 烈士的妻子也是人	(15)
7. 走向新生活	(19)
8. 身为女人	(21)
9. 已婚妇女的困惑	(22)
10. 离婚、结婚同一天	(26)
11. 所谓“贤内助”	(31)
12. 才与福	(33)
13. 不能放弃自己——记孔祥明	(35)
14. “商界”三女性的悲剧	(38)
15. 赋予“贤妻良母”以现代精神	(41)
16. 一个默默死去的灵魂	(44)
17. 女性——绿色的沼泽	(48)
18. 令人困惑的“一半论”	(50)
19. 女性与文明	(53)
20. 女人的泪	(55)

21. “贤惠”的价值	(58)
22. 女人面前的三种挑战	(61)
23.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 ——访青年作家梁晓声	(63)
24. “一半”超过了一半之后	(68)
25. 英雄好汉的背后	(70)
26. 新女性的主见、美和创意	(73)
27. 娜拉的二次出走	(76)
28.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78)
29. 美是女人的出路吗?	(80)
30. 女人扮演什么角色?	(83)
31. 女人成才路上的心理重负	(84)
32. 自己救自己	(88)
33. 妹妹你小心地朝前走	(90)
34. 妹妹你该咋走就咋走	(91)
35. 姑娘, 自己走	(93)
36. 活得硬气	(96)
37. 找一个比自己强的	(98)
38. 我要找个教师	(100)
39. 穿牛仔裤的“灰姑娘”	(102)
40. 女人的顾此失彼	(105)
41. 为成熟女性更迷人的风采	(106)
42. 女性的精神自立	(109)
43. 莫要轻易结婚	(110)
44. “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温床	(113)
45. 乔安娜现象	(116)
46. 她自觉地扮演了一个“苦难者”的角色	

——关于《梦》文的一场对话·····	(119)
47. 梦里醒来身是客·····	(121)
48. 别了，古老的磨盘·····	(125)
49. 两种虐杀：“贞节”与缠足·····	(128)
50. 班大姐的立场问题·····	(131)
51. 是项链也是锁链·····	(133)
52. “女的比男的厉害”说·····	(137)
53. 脏话·文化·性别歧视·····	(138)
54. 你的男人健康吗？·····	(140)
55. 崇高的母爱·····	(142)
56. 苦命与认命·····	(144)
57. 传统母爱：生命高于生命·····	(146)
58. 让死亡婚姻“安乐死”·····	(150)
59. 金婚：痛苦还是幸福·····	(152)
60. 金婚的“痛苦”和幸福·····	(154)
61. 苦难历程何时了？·····	(156)
62. 不再有“梦中的橄榄树”·····	(160)
63. 梦难圆·····	(163)
64. 在新的独立中复归自我·····	(166)
65. 相逢恨在未嫁时·····	(169)
66. 没有捅破的“窗户纸”·····	(172)
67. 孤寂——“倾斜”的朝朝暮暮·····	(176)
68. “熬”的随想·····	(178)
69. 明媚鲜妍能几时？·····	(180)
70. 眼皮和地球·····	(183)
71. 女性美的未来走向·····	(185)
72. 当代女性美·····	(188)

73. 做一个始终如一的自己	(190)
74. 你行，我也行	(194)
75. “三八”女子班·自由人	(196)
76. 40岁：跃跃一试	(199)
77. 青春的延续	(202)
78.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太阳	(204)
79. 得到时又失去	(206)
80. 爱情，我诅咒你	(209)
81. 天尽头不一定有香丘	(211)
82. 她们在逃亡	(213)
83. 不生孩子可以吗？	(215)
84. 女人也有的权利	(217)
85. 套在女人颈上的“婚姻链”	(219)
86. 走向活狱	(222)
87. 红消香断有谁怜？	(225)
88. 生命的悲歌	(229)
89. 走出狭隘的迷津	(231)

1 女人写自己与男人写女人

王 红

女人写的女人总好像没有男人写的女人能那么雅俗共赏，经久流传。几乎每个人都能随口列举出一些男性文学大师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像那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心地狠毒的王熙凤、逢人便说“我真傻、真的……”的祥林嫂、卧轨而死的安娜·卡列尼娜，直到眼下轰动了全国的刘慧芳。可是，又有几个人能说出女人塑造的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呢？尽管女人们从提笔写作的那一天起就在写自己。

古代的李清照由于相思、闺怨、离愁而提笔写作，抒发内心那“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的苦闷。不用说，这上流社会才情并茂的女性的抒情不十分符合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教诲，她们颇有与男人一比高低的嫌疑（哪怕仅仅是在文学上）。男人们心中理想的女性应是对丈夫怀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之心的“从者”、“弱者”。古代这既非生产的主人，又没有继承权的女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嫁人，靠出嫁换取饭票。经济上寄食于人的处境决定了她们心理上丝毫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女性自我意识。今天的刘慧芳虽不必靠出嫁来换取饭票，但仍然以忍辱含垢、举案齐眉为美德，甘心做相夫教子无私奉献的从者。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男人们

树立的“人见人爱，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除了服装、发式不同，简直看不出她与旧时代女性的区别。

二十世纪初期受新思潮熏染的女性中最闻名的是秋瑾，她首先抛夫弃子，东渡日本寻找革命真理，背叛了为妻为母的角色，以人的姿态走进历史的画卷，打碎了旧时代闭守闺房的女性形象。随后，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宁可一个人“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也绝不去当那贤妻良母，为商品化的爱情献身。此时的中国女性终于有了作为独立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存在价值。

直到当代的张洁走上文坛，甩开了只知塑造理想女性的男人们，开始塑造了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理想男性，引发了当代女性寻找高仓健的狂热。张洁还警告女性们，若找不到呼唤自己的灵魂，宁可等待下去，也别自做自受套上婚姻的枷锁，以免为此受苦终身（《爱，是不能忘记的》）。随后，那令社会震惊的三寡妇的出场（《方舟》），无疑是向社会宣告了对夫唱妇随的旧式家庭模式的彻底否定。她再三表明女人是人，不是性。如果没有爱情可言，就没有必要去维持实质上已经破裂的婚姻。

也许大多数女性沿着千百年来习惯的引导，已经默认了男人规定的女性形象：温柔多情、千娇百媚，或当贤妻良母，或当受宠的尤物，以贞女型或荡妇型作为区别好女人与坏女人的标准，反倒难以接受这独立于婚姻家庭之外的新型单身女性的形象。虽然，谌容笔下的陆文婷身兼医生与妻子、母亲的双重责任，哪怕心力交瘁也不肯放弃其中的一种，但谌容的结论是：当两种角色冲突时，陆文婷首先应该是一个称职的医生，哪怕不是好妻子，好母亲，而不能像《傍晚，我们别离的时刻》（母国政著）中的佩雅那样，把自

己的才华置之脑后，心安理得地为丈夫孩子做奉献。

女人写的女人，因为她们急于表达的是女人觉醒后的内心焦虑，而不是关注她的外在形象及时代、社会、传统对她的要求，所以女人塑造的女性难以被习惯于传统模式的大众所赏识。

2 当代女作家的笔下……

李子云

一次与社会学家邓伟志同志谈论到当代中国女作家的作品时，他说，在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已经走到社会学家所提出的妇女问题的前面了。由于我对这方面的论文所读不多，因此对于邓伟志同志所作的估价，我无法做出判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近六七年来，不少女作家开始在她们的作品中以极其坦率和尖锐的态度提出了妇女当前所面对的特殊的问题与要求。这是建国以后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新现象。

中国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中国女作家自20年代开始登上文坛。在这个阶段，女作家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与男作家的作品没有多少区别，这类作品表现了封建宗法制度，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于正常人性的压抑与摧残，女作家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要求，与

男子所提的标准无异，因此，这类作品与男作家们的作品没有原则区别。这类作品在当时女作家作品中占少数。另一类，则与男作家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从妇女的特殊立场出发，不但一般地提出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原则标准，她们要求挣脱从属、被动的地位，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无论是在社会、家庭、以至性爱方面，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地位、选择权与主动权。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当年这类作品中的代表。莎菲所反抗的不仅是一般的封建势力，而且站在妇女的立场上，抗议甚至冲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在爱情、婚姻等方面的道德、行为准则。这类作品在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与不足，这里不作评论，不过，这些作品所提出的有关妇女的各种问题都是值得妇女学研究者注意的。

3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革命运动勃起与民族战争的爆发，进步的作家大部分投身于民族战争与民主革命运动中。战争中间无女性。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感压倒一切，有关妇女的特殊要求在她们的笔下暂时退隐。因此，可以说，在30年代之后，女作家作品与男作家无异，反映妇女特殊要求的作品的发展链条暂时被打断了。

建国之后，战争结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学术研究应恢复正常轨道。然而，长期以来，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社会科学方面则将有关阶级斗争学说以外的各种学科几乎全部予以摈除，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全部沉没了近30年，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自不例外。同样，在文学作品中，除去表现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有关的内容之外，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一概被视为异端，排斥在外。在文学作品中，不再能听到这一时期内妇女的特殊要求与呼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逐步解放，各种禁区相继被打开，在文学作品中，从题材、内容所体现的问题，直至观察与表现问题的角度也陆续冲破了几十年以来被限定的范围，中断了几十年的表现妇女的经历、命运、切身体验的作品重新出现。它们并不是五四时期作品的简单的重复，其中既表现了作者对于妇女现状的认真审视，也表现了对妇女过去经历的重新评价。在这些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较之五四时期的作品所反映的要深刻得多，也广泛得多。它们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尽管今天在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而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妇女仍然处于依附地位，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仍然由掌握社会大权的男人所决定。张洁的《方舟》，以愤懑激越的感情，表现了三位独身的知识妇女在工作中所经受到的屈辱与碰壁，它十分尖锐地反映了今天男女实际上仍然不平等的状况；

不少女作家在作品中对于家庭中的男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曾经引起过争论的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是提出了这方面问题的代表作。女作家在这里提出在家庭中做到夫妻真正平等的呼吁。她们既要求人格上的互尊互重，感情上的相互依傍，同时还要求在事业发展上的相互支持与鼓励。遗憾的是，有事业进取心，感情敏锐丰富的妇女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受到一些挫折。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表现得相当优秀的男子，有时却不能摆脱野蛮的大男子主义，他们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把妻子看做理所应当的助手与附庸。他们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可妻子的这种要求。于是，女作家们表现了这部分妇女为了摆脱自己的从属地位而进行的苦苦挣扎。

更多的妇女文学作品选取了爱情、婚姻方面的题材，爱情的幸与不幸，婚姻的美满与否，对于妇女比对于男子来讲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在女作家笔下，这几乎是一个经常性的主题，自从1979年张洁发表《爱，是不能忘记的》以来，张洁，张辛欣，张抗抗在这个题材领域内不断深入，她们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观念出发，大声疾呼妇女在爱情选择上的自主权，主动权。她们不愿继续处于在选择中的被动地位。当然，在这类作品中往往表现了主人公在向传统的道德行为规范挑战时，内心伴以“曲高和寡”知音难觅的惶惑与寂寞感，比如张辛欣的《最后停泊地》，还可以在此一提台湾青年女作家李昂的《杀夫》。这部曾在台湾引起争议的小说进一步提出了男女在性生活方面的平等问题，它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表现了妇女这方面遭到凌辱、所经受的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也是一个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更为人们所重视的问题。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将这些文学作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更为详尽的阐述，只希望通过简单的介绍引起社会学家们进一步研究这些作品的兴趣。

3

女性独徘徊

宋 戡

当今的各种有关妇女、婚姻、家庭的专业性报刊杂志似乎对妇女解放这个话题多了一层冷漠，而多热衷于登载那些教女性如何喂养孩子、烹调、裁剪、化妆以及如何讨丈夫的欢心、避免夫妻争吵等等充满技术细节的文章（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排斥这些）；一些在事业上使人刮目相看的女性著名作家也不但不想为姐妹们说几句鼓励的话，反而赶紧声称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这着实使许多人遗憾了一阵子；有些妇女理论的专业研究者，也表示现在的妇女地位已经超越了时代的要求，最好来一个“还原”。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意味着什么？它至少说明了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进入一个暂时性徘徊的必然阶段。说其“徘徊”意味着希望与迷茫的交织，而说其“必然”意味着不可避免。

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将这个徘徊阶段的出现看成是妇女运动日趋理性化的结果。这并不等于说，以往的妇女运动是完全非理性的。但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物极必反的结果，换句话说，曾被剥夺了最起码人格尊严的女性是不得不举起了叛逆的旗帜。诚如当年秋瑾女士在《中国女报》创刊号中充满愤怒地写道：“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着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可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呢？”处在这样的境地，出路何在？当然只有奋起抗争！正如

当年《中国女报》所号召的那样：“男子之专制较资本家之把持为如何？我同胞姊妹，何所虑而不争耶？”事实也正是如此，满腔忧愤是驱使无数女性冲破重重樊篱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力，积压的怨恨又促使女性将争取到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为直接的行动目标。这种情绪型的冲动和赌气式的态度虽说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毕竟多少为以后的妇女运动蒙上了非理性的阴影。比如，文革期间，在过度强调男女完全平等的口号下，根本不顾男女两性固有的生理差异，刻意树立起众多的“铁姑娘”典型。现在回想起来，如此极端的做法，使广大女性忍受了多少沉重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对妇女运动的具体目标进行超越情绪的反省乃至调整，当然是不足为奇了。

理性思考的深化为女性认清自身的地位、价值和妇女运动的今后方向开拓了新的视野。近年来，随着女性人类学、妇女哲学及中外妇女史的比较等研究的兴起，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开始得到了澄清。首先，我们意识到，将与男子的平等程度作为衡量妇女运动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实际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种标准会导致一种貌似平等实质不平等的危险结果。其道理在于这样做等于承认只有男性所具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女性在社会中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换句话说，女性所特有的行为方式和态度是可以鄙视的，一个女人只有将自己变成社会意义上的“男人”——女强人，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岂不意味着女性在无意中又强化了男子的价值和男子中心的观念并抹煞自身的社会功能，使妇女解放运动走向它的反面？其次，我们也开始意识到，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其实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不可以人为地去消除的。甚至有的研究者指

出，如果我们硬是将男女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统一到一个模式中，这个世界就成了“无性别世界”，而“无性别世界”则充满了单调和危险。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充满了紧张、冲突和高节奏复杂化的现代社会中，女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平衡作用。比如，一般来说，男性崇尚暴力和喜欢掠夺自然资源，而女性热爱和平和自然的天性可以起到对男性的制约作用，记得冰心老人曾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她认为：倘若没有女人，这个世界将会失去大部分的美、善和安宁。基于这样的考虑，研究者们普遍强调，从根本上说，男女差异是我们人类把自己托付给一个险象丛生的世界所必备的一个条件，因而是弥足珍贵和应该受到保护的（当然，这绝不等于说，应该回到秋瑾所抨击的传统社会中去）。

各式各样的观念很多，但应该指出，这些新的观点，引出了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既然追求男女一律平等（也许用“一致”更恰当些）既不可能又不足取，那么，下一步又该如何行动？是追求差异吗？如果是，该是什么样的差异呢？这个目标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极需我们解答，遗憾的是目前还不可能。于是一种徘徊的局面出现了。的确，当前妇女运动的目标恰恰是在追求平等（以男性的地位为标准）还是追求差异（与男性的相异）之间游移不定——这既是女性的困惑，也同样是男性的困惑。不过这是一种幸运的困惑，因为它毕竟标志着我们已经挣脱了情绪的左右而走向理性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面提到的一些现象，与其说反映了女性的退缩和冷淡，不如说反映了她们对自身命运思考时的冷静。